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铁路卫生运动述评

黄华平

【摘要】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铁路当局开展了全路性的卫生运动,其促动因素包括政府倡导和舆论动员、铁路当局对卫生重要性的认识、卫生运动组织制度化的构建等。在铁路卫生运动期间,铁路当局主要采取了集会演讲、发放宣传材料、清洁大扫除和接种疫苗等多种宣教方略。这一时期的铁路卫生运动实际成效不明显,但在理论上具有积极作用,提高了铁路员工的卫生知识,为推动卫生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其主要问题是经费不足、形式主义和路局之间发展不均衡。

【关键词】 公共卫生; 卫生运动; 铁路卫生运动

Research on China railway health campaign in 1930s HUANG Huaping.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WanNan Medical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motivation factors of China's railway health campaign in 1930s included avocation by the government, mass media mobilization, railway authorities' hygiene awareness and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health campaign, the railway authorities adopted various approaches for its formation, including the rally speeches,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s, cleaning and vaccination etc. Unfortunately, the actual effect of railway health campaign was not satisfactory, yet, it enhanced theoretically railway employees' health knowledge and contributed to the promo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hygienic knowledge. Meanwhile, there still existed many problems in the railway health campaign, for example, lack of funds, formalism and uneven development among the railway bureaus.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Health campaign; Railway health campaign

为普及现代公共卫生知识,20 世纪 20—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大规模的全国性卫生运动。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较为充分,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就当时介入很深的铁路卫生运动却尚无相关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铁路管理体制已纳入国家行政之列,所以铁路当局开展的卫生运动也理所当然的是全国性卫生运动的组成部分,但铁路行业具有企业性质,其开展的卫生运动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通过对当时铁路卫生运动的研究,既可以了解铁路当局开展卫生运动的来龙去脉,也能从一个侧面管窥全国卫生运动的大概情形。

1. 铁路卫生运动的促动因素

目前学界研究表明,20 世纪 20—30 年代全国性卫生运动不是民众自发、自觉的行动,而是在国民

政府广泛的政治舆论和社会动员下形成的。铁路卫生运动也同样受政治舆论的主导,同时,铁路当局对卫生重要性的认识和卫生运动组织制度化的构建也是当时铁路卫生运动的促动因素。

1.1 关于卫生与国家、民族关系的政治舆论动员

20 世纪初以来,一批早期接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社会精英即开始关注中国卫生落后的问题,宣传西方医学中的公共卫生理念。但他们的观点并非像今天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卫生只与人类身体健康休戚相关,而是将卫生与当时积贫积弱的国家和民族联系在一起,强调现代卫生是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的要途。1918 年,叶芳圃医生曾撰文指出:“今日吾国士夫,竟言救国,靡不曰教育也,实业也,军备也。夫救国须先救贫,而救贫要在救弱,救弱尤须防病。防病非赖卫生设置不可”^[1]。公共卫生专家黄子方也有类似看法,他说:“要谋民族的自救,非但只在军备上求自卫,还要谋文化上所必需的各种文物的建设,科学新医便是这种科学文物的建设中之最要者”^[2]。他甚至认为:“一国文明程度,可以其卫生之程度

DOI:10.3760/cma.j.issn.0255-7053.2015.01.004

基金项目: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近代中国铁路卫生史研究 1876—1949”(12CZS044)

作者单位:241002 安徽省芜湖市,皖南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测之”^[3]。很显然,近代社会精英们已不再将卫生只看作是狭义的医疗技术、与人民健康相关的行政制度,而是将卫生看作中国从一个落后、贫穷和病态的旧社会提升到强大、富裕和文明国度的法宝。追求卫生不单单是个人的事,而是民族的集体事业。

这种视现代卫生关乎家国复兴的认识,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更加深入人心,构建现代卫生不仅仅是社会知识精英的个人或群体意识,而且逐渐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为达到构建现代卫生,国民政府进行了陈义甚高的政治舆论动员,搭建了卫生与民族存亡、国家兴衰层层递进的关系。在 1929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卫生运动宣传纲要》中说道:“如果我们觉悟了,从基本作起,就要切实的来提倡卫生,使我们的人民身体强壮,身体强壮则精神健全,精神健全则意志坚决,意志坚决则民族团结坚固,能够如此,列强才不敢逞其野心,帝国主义才可以给我们打倒,中华民族才能得到解放!”^[4]卫生运动的标语也被拟定为“注意卫生是民族独立的基本条件”,“卫生运动就是救国运动”,“卫生运动就是解放运动”^[4]等等。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和社会舆论还阐发了卫生与社会经济、卫生与现代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新生活运动时期,蒋介石多次批评普通民众:“随地吐痰、撒尿,到处肮脏不堪,床下门角,这些地方永远不洒扫。这些极不卫生的事情,就绝对不是现代任何文明国家的国民可以留存的;尤其是随地吐痰、撒尿,简直只有最野蛮的民族就如此!”^[5]因而,他希望通过卫生与清洁来塑造新国民。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为公共卫生树立了复兴家的高远目标。在此舆论的主导和动员下,建立现代公共卫生就成为朝野一致的共识,而一场构建民众对卫生的认知,引导他们向着健康生活,造就现代文明国家的卫生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了。

1.2 铁路当局对卫生重要性的认识

铁路当局对卫生重要性的认识是促成铁路卫生运动的内部因素,如果没有路局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与选择,卫生运动很难形成规模。关于重要性的认识主要体现在 2 点:

首先,构建现代卫生有助于铁路防控传染病。近代随着中国铁路交通事业的发展,各种传染病也沿铁路线迅速传播,造成了传染病的流行。陇海铁路局叶舒芬医生有过这样的描述:“在二十世纪交通便利时代,往往甲地发生一流行病,不转瞬间便可传至乙地,由乙地而可遍及全球,如 1916 年之流行感

冒症,初发生于欧洲,继及美洲,旋流行到亚洲,而及全球。铁路为交通利器,但亦系疾病传染之捷径”^[6]⁹⁸⁻¹⁰⁶。20 世纪以来,清末东北鼠疫、1917—1918 年晋绥鼠疫和 1932 年全国霍乱都与铁路密切关联。而铁路当局虽然引入西方的防疫方法和措施,控制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但也造成了铁路沿线民众大量伤亡以及铁路自身效益的损失。由此,铁路当局只有加强铁路现代卫生事业建设,才能截断传染病借铁路线传播的可能。

其次,现代卫生与铁路员工及铁路发展息息相关。铁路为近代以来中国最大规模产业,“员工有十万余人,旅客有千万之众,卫生之设施完善与否?既关员工之健康与旅客之安危,亦系地方之幸福与中外之观瞻”^[7]¹⁻¹³。且不论卫生对于铁路旅客的影响及与地方幸福的关联,但就卫生对于铁路的影响则应是铁路当局必须考量的。因为卫生不仅关涉铁路员工的身心健康和自身收入,还间接影响到铁路生产运输和经营效益。正如胶济铁路公益课长于圣培所言:“就铁道本身而言,员工身体健全,则工作效率增加,收入亦可增加,不然则工作的效率减低,收入亦将减少”。所以他号召“凡我员工工警,为民族前途着想,为铁道发展及自身健康着想,对于卫生,不可不深切注意”^[6]⁹⁸⁻¹⁰⁶。道清铁路医院院长张葆成也曾这样表述:“我以为路员不害病,不仅铁路员工个人可以得着康健的幸福,就是国有的铁路方面,也得着无形的利益,不宁唯是,并且我们国家也获得无形中的生产。”^[8]

因此,无论是从防控传染病,还是从铁路员工身体健康及发展路务考量,都需要铁路当局构建现代卫生体系,而让铁路员工掌握一定的现代卫生知识则是基础条件。然而,近代中国铁路员工大多数来源于失业农民,识字尚且困难,至于现代科学知识更是匮乏。他们与社会普通民众一样,急需普及卫生知识。因此,铁路当局出于发展路务的内在需要,也必须开展铁路卫生运动。

1.3 卫生运动组织制度化的构建

陈义甚高的舆论动员和铁路当局对卫生重要性的认识只能提供理论依据和激发民众参与的热情,并不能直接实现卫生运动的大规模开展,20 世纪 30 年代真正推动和维系铁路卫生运动的是铁路当局所进行的组织制度化构建,即建立稳定有效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

首先,铁路当局制定了卫生运动的重要制度。①“卫生运动日”的确定。铁道部刚成立时(1928 年

11 月),由于面临管理混乱、发展停滞和负债累累等困境,无力顾及铁路卫生问题。直至 1931 年,铁道部在南京召开由各地方路局卫生负责人参加的第 1 届全路医务会议^[9],根据医务会议的提议,铁道部决定每年 4 月 1 日为全国铁路卫生运动日^[10]。② 1932 年初铁道部颁布了《全国铁路卫生运动大会各路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该《规程》规定各路局应于每年 3 月 1 日成立卫生运动筹备委员会,全权领导该路卫生运动,筹备委员会由各处负责人及医务机关负责人各 1 人共同组成,筹备委员会下设总务、清洁、宣传、检查及保健 5 组,并在各工务段、各机务段、各站和各学校等处分设宣传、清洁和检查工作队或分队。另外,《规程》还规定卫生运动大会所需经费以所辖铁路每公里 1~1.5 元为标准,由地方路局支付^[11]。

其次,地方路局都建立了领导卫生运动的组织机构。根据铁道部的要求,20 世纪 30 年代道清、京沪、沪杭甬、平汉、胶济、湘鄂、正太、广九、广韶等铁路局及株韶段和潼西段工程局等,在每届卫生运动大会举办之前都会成立组织机构,负责领导卫生运动。比如第 1 届卫生运动大会召开之前,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于 1934 年 3 月 1 日成立筹备委员会,由各处和署代表黄子方、濮登青、陈明寿、俞寿昌和李恂等 5 人组成,并设立总务、清洁、宣传、检查和保健 5 组,分别由朱宁瑞、孙遂之、王企光、俞人龙和高维 5 人任组长,另有组员 5~10 人不等^[12]。其他各路局都基本如此。

这些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为铁路卫生运动顺利、有效地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 铁路卫生运动的宣教方略

20 世纪 30 年代,铁路卫生运动的宣教方略和内容与当时全国性卫生运动基本相似,主要包括集会演讲、发放宣传材料、清洁大扫除以及接种疫苗等。

2.1 集会演讲

集会演讲由于很少受场地和设备限制,易于铁路员工接受,是铁路卫生运动中最为常见的宣传方式。在卫生运动期间,铁路当局通常会安排卫生行政机构负责人、铁路医院医生以及铁路卫生稽查或卫生清洁管理员,于铁路员工较为集中的车站和工厂、旅客列车以及扶轮中小学等处所进行集会演讲。比如陇海路局 1 届卫生运动大会当天,路局总务处副处长黄学周、医务长朱森基和郑州医院院长叶景

荀先后在郑州站发表演讲,墟沟、运河、铜山、商丘、开封、洛阳和陕州(今三门峡)等车站则分别由各所在医院院长叶舒芬、赵辛余、许杉、蒋德堃、周盛贤、刘云生和胡廷玉进行演说。京沪沪杭甬路局除在各车站进行集会演讲外,路局还组织成立了专门的宣传组,在旅客列车上向旅客作通俗演讲。集会演讲的主要内容包括卫生、卫生运动的重要性和民众个人卫生习惯、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知识。

2.2 发放宣传材料

发放宣传材料也是铁路卫生运动中的常见方式。与集会演讲相比,宣传材料更为直观和具体,对于识字的铁路员工而言一目了然,且能保存。宣传材料主要有标语、图画、手册和传单。在京沪沪杭甬路局第 1 届卫生运动大会期间,路局宣传组就编印有卫生运动特刊,卫生及预防时疫传染的图说、小册、传单和标语等多种^{[13]232}。这些宣传材料,一部分发放给路局各机关、铁路员工及旅客,一部分则悬挂在各车站或者列车上。当时路局为开展卫生运动,还准备了 3 辆宣传车,开行于南京、上海和杭州站之间,宣传车车窗及车身上贴满了介绍各种疾病传染途径的图画,“指明疾病之传染不外上列数种,促人注意于卫生之不可忽视”^[14]。其他路局在卫生运动期间也都编印有多种宣传材料。

2.3 清洁大扫除

清洁大扫除是铁路卫生运动从口头或文字宣传转向实践活动的重要方式,其内容是路局或者各车站组织铁路员工收集垃圾、清洁灰尘。京沪沪杭甬路局在第 1 届卫生运动大会期间,为开展清洁大扫除,专门设立清洁组,并成立 134 个清洁工作队,于 3 月 29 日—31 日对全路各站、工厂、各车场、各办公室及宿舍、各扶轮学校以及上下行各列车分别进行大扫除^{[13]232}。同时,为督促大扫除提高效率,路局还设立由各警段段长和车站站长组成的检查组 10 队,对各地的大扫除进行检查,并评定等级,对获得甲等者给予奖励。1936 年夏令卫生运动期间,路局在 1 周时间内共打扫 101 座车站、车辆 50 列、员工宿舍 48 处、学校 10 所、工厂 15 处、办公室 27 处,并整理餐室、茶点室和工人食堂 7 处。为监督与指挥各站、工厂、学校打扫卫生及整理交通事宜,路局先后派出 165 余人赴各地进行检查^{[15]25-27}。平汉、北宁和胶济等路局在卫生运动期间也都举行了清洁大扫除,其形式与京沪沪杭甬路局基本相同。

2.4 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是实施卫生防疫的重要途径。在铁路卫生运动期间,部分路局组织铁路医院医生为铁路员工和旅客免费接种牛痘和注射伤寒、霍乱等疫苗。比如第 1 届铁路卫生运动大会期间,京沪沪杭甬路局就设立有保健组,随宣传车至各站为铁路员工、家属及旅客接种牛痘,注射霍乱和伤寒疫苗。此后,每年卫生运动路局都会进行接种疫苗。1936 年夏令卫生运动期间,路局在一周时间里共接种牛痘近 300 余人,注射霍乱疫苗 5 299 人次,注射伤寒疫苗 156 人次,注射霍乱伤寒混合疫苗 1 328 人次^{[15]25-27}。

2.5 其他宣教方式

除上述 4 种主要宣教方式外,部分路局还采取卫生展览、儿童健康比赛及卫生常识测验等形式。1937 年春平汉路局就曾进行过卫生展览,将搜集到的卫生课和各医疗机构卫生医务成绩、各种卫生常识图表、相关模型及编印的卫生宣传品等,先于路局卫生课展出,后移至路局卫生列车中赴沿线各站展览^[16]。儿童健康比赛和卫生常识测验则在京沪沪杭甬路局经常使用,路局为“提倡儿童卫生与普及育儿知识”起见,1935—1937 年间举办 5 次铁路员工家属儿童健康比赛,凡该路满 2~5 周岁儿童均可报名,由铁路医院对儿童进行体格检查,矫治缺点,并进行儿童知识演讲^[17];卫生常识测验则由卫生课拟订题目,刊登于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之上,由路局员工答卷,1930 年代路局先后共举办 40 次^[18]。

铁路当局这些丰富多样的宣教方略,既直观,又比较通俗易懂,大大增强了卫生宣传和教育的效果。

3. 铁路卫生运动的成效与局限

20 世纪 30 年代的铁路卫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可以从 2 个方面来说。

首先,从实际成效来看,取得一些,如京沪沪杭甬、平汉和胶济等路局在运动期间会派医护人员赴沿线各站、工厂及学校等地为铁路员工、家属、旅客、工人和学生施种牛痘和注射疫苗,增强了这些群体抵抗传染病感染的能力。另外,平汉和京沪沪杭甬路局还开展了铁路员工和儿童体格检查,有助于铁路员工及时发现和预防疾病。但这些统计资料并不多,可见当时铁路卫生运动实际成效并不明显。

其次,从理论上讲,铁路卫生运动还是产生了积极影响。①促进铁路员工对现代卫生知识和观念的

了解与接受,对于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都有裨益。时任铁道部总务司卫生科长王畏三的话很恰当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铁路卫生运动)一方面唤起民众之注意,同时使其了解卫生之方法,与健康之幸福,一方面使环境洒扫洁净藉示平日之模范。此外,又可使工作者知清洁须从努力得来,欲使环境洁净,不但须日日洒扫除,养成其不偷懒之习惯,同时又使员工旅客了解卫生工作之费力,必须养成痰不乱吐物不乱投,屎尿不随放之习惯。”^{[7]1-13}②为推动中国卫生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中国卫生事业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是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卫生运动即承担了这样一种职能。铁路当局的卫生宣传和教育的对象是铁路员工,但受众却不限于铁路员工,众多往来于铁路的旅客及铁路沿线的社会民众也从中受到卫生知识的熏陶。铁路员工、旅客及铁路沿线的民众联系着千千万万的国人,他们会把获得的卫生知识相沿不断的传播下去。因此,铁路卫生运动作为全国性卫生运动的组成部分,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当然,20 世纪 30 年代的铁路卫生运动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经费不足、形式主义以及路局之间发展不均衡等。

①经费不足。按照铁道部规定,地方路局卫生运动经费是由路局按所辖铁路每公里 1~1.5 元预算安排,以平汉铁路为例,该路全线长约 1 214 km^[19],则需经费 1 214~1 821 元,而实际上平汉铁路第 1 届卫生运动大会预算经费仅为 200 元,这与铁道部规定的标准相差甚远。经费严重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卫生运动的举办。

②形式主义严重。形式主义在铁路卫生运动中也表现明显,从铁路当局第 1~4 届卫生运动大会的形式与内容来看,主要是以集会演讲和清洁大扫除为主,内容主要是口头宣传和做一时扫除,时间仅为 1 日,其实质性作用自然有限。正如胡定安所指言:“近数年来各处举行卫生运动,不要说在运动以后,就是正在运动的时期中,而一般环境状况肮脏如故,民众之漠不关心也如故,即使是其他更重要政治运动,也无非是官样运动。”^[20]

③铁路卫生运动在各路局之间发展不均衡。京沪沪杭甬、平汉和陇海等路局搞得有声有色,规模很大,而平绥、南浔和湘鄂等路局则规模很小,影响甚微。其中的缘由,除了与路局财政盈亏有关外,与路局卫生负责人对卫生重视程度也密切相关。京沪沪杭甬路局卫生课长黄子方、平汉铁路卫生课长张学诚和陇海铁路医务长朱森基等人,都具有比较丰富

的现代卫生知识,因而对卫生运动非常重视。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与筹划下,这些路局卫生运动开展得颇具规模。

综上所述,20 世纪 30 年代的铁路卫生运动是当时全国卫生运动组成部分,除了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外,其政治动员与宣教方略与路外基本相同。尽管铁路卫生运动持续时间短暂,实际成效不明显,并且存在诸多局限,但应该认识到在国家贫弱、民众卫生知识匮乏和各方面条件不济之时,铁路当局能够开展此项工作,已属难能可贵。而且从理论上说,铁路卫生运动传播了现代卫生知识和概念,既为铁路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中国卫生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叶芳圃.论卫生与国家之关系[J].光华卫生报,1918(1):20-23.
- [2] 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弁言[M].北京:中央防疫处疫务科印行,1927:1.
- [3] 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J].社会学界,1927(1):187-203.
- [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卫生运动宣传纲要[M].南京:编者印行,1929.
- [5]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要义[J].感化月刊,1934,1(3):6-14.
- [6] 佚名.各路第一届卫生运动大会工作纪要[J].铁道卫生,1934(7).
- [7] 王畏三.全国铁路第一届卫生运动大会感言[J].铁道卫生,1934

- (7).
- [8] 张葆成.铁道卫生之重要及其设施[J].铁道卫生季刊,1932,1(3):37-43.
- [9] 国民政府铁道部.铁道部中华民国二十年三月份工作报告[M].南京:编者印行,1931:9.
- [10] 铁道部训令第 6922 号[J].铁道公报,1931(166):12-13.
- [11] 徐百齐.中华民国法规大全:4[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5181.
- [12] 佚名.筹备卫生运动大会[J].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4(929):129-131.
- [13] 佚名.京沪沪杭甬两路之卫生运动[J].卫生月刊,1934,4(5).
- [14] 佚名.卫生运动大会出发各站宣传纪略[J].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4(939):232.
- [15] 佚名.本路夏令卫生运动工作概要[J].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6(1613).
- [16] 佚名.本路二十六年四月至六月行政计划[J].平汉铁路月刊,1937(85),"行政计划":1-6.
- [17] 黄子方.京沪沪杭甬铁路二十三年份医务卫生工作概述[J].中华医学杂志,1935,21(8):911-931.
- [18] 佚名.续办第四十次卫生常识测验[J].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7(1949):142.
- [19] 中国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平汉铁路调查报告[M].汉口:编者印行,1935:3.
- [20] 胡定安.铁道卫生运动实际动力之估量[J].铁道卫生季刊,1931,1(3):43-45.

(收稿日期:2014-10-15)

(本文编辑:王振瑞)

· 出版消息 ·

《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中译本出版

兰台

张炜所译谢尔登·沃茨(Sheldon Watts)的《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于 2015 年 1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是世界史专题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之作。此书共 10 章,第 1 章《疾病与健康:一个全球性话题》,相当于全书的总论。此后按时间顺序,依次对世界历史上的疾病和医学进行了阐述。第 2 章,《严重传染病出现之前,古埃及与被征服前的新大陆:消逝的社会》;第 3 章,《古希腊的多元论》;第 4 章,《公元 632 年至现代中东医学体系的演变》;第 5 章,《1869 年前印度次大陆的健康与疾病》;第 6 章,《公元前 1900 年至公元 1840 年中国的医学与疾病:理念与实践》;第 7 章,《1450 年后疾病的全球化》;第 8 章,《1050—1840 年西方的疾病与医学》;第 9 章,《现代医学科学的诞生:德意志与英国及英属印度的对比》;第 10 章,《1940 年至今世界的健康与医学》。

《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从宏观角度对世界上已知的医疗系统进行了考察,既包括现已被认为属于西方社会的希腊、罗马,也包括非西方的中国、埃及、印度、中东、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此书研究案例最早追溯于古埃及,往下则延伸到今天的美国和欧洲,考察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疾病与医疗的发展状况。此书将世界历史上所有治疗疾病的方式都看作伟大多样性的不同面向,认为人类医学实践由医生和从业人员共同塑造,还在大量的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了全球化对当代疾病与医学的影响。

世界历史系列
History of World History

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

(美)谢尔登·沃茨(Sheldon Watts)著
张炜译

商务印书馆